



# 世界文学经典导读

## 文坛背后的讲坛

伏尔泰与卢梭的文学创作

## 探索心灵奥秘的人

陀思妥耶夫斯基

海南出版社  
时代文艺出版社



# 文坛背后的讲坛

——伏尔泰与卢梭的文学创作

赵 勇

海南出版社  
时代文艺出版社

## 内容简介

恩格斯说：“18世纪主要是法国的世纪。”因为那里有波澜壮阔的启蒙运动。伏尔泰与卢梭是启蒙运动的旗手。他们高举：“平等、自由、博爱、人权”的大旗，批判信仰，谴责蒙昧，砸烂神权，反对迷信，推动了欧美文化的向前发展，同时，他们又是优秀的作家和诗人。本书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概述了伏尔泰与卢梭的生平事迹、社会政治思想，以及在文学创作上的成就，帮助读者了解这两位文化巨人，了解启蒙运动，进而了解18世纪的欧洲文化。

## 目 录

文坛背后的讲坛

- |    |                  |
|----|------------------|
| 1  | 启蒙运动与文学          |
| 4  | 伏尔泰：愤怒的学者矛盾的人    |
| 5  | 一、笑和让别人笑         |
| 11 | 二、诗人哲学家          |
| 18 | 思想的杰作 艺术的迷途      |
| 19 | 一、把剧场当作讲坛        |
| 25 | 二、莎士比亚没有审美趣味     |
| 31 | 孔夫子道德的五幕剧        |
| 32 | 一、伟人拜倒在圣人脚下      |
| 37 | 二、道德的胜利 文明的凯旋    |
| 42 | 文学的秘密武器          |
| 43 | 一、漫不经心的创作与沉甸甸的收获 |
| 51 | 二、种我们的园地要紧       |

|     |                |
|-----|----------------|
| 61  | 卢梭：激进的战士忧郁的心   |
| 62  | 一、活的就是自然       |
| 68  | 二、从破坏到建设       |
| 74  | 开采天性与谴责文明      |
| 74  | 一、向贵族艺术宣战      |
| 79  | 二、感情大爆炸        |
| 91  | 三、把儿童当成儿童      |
| 97  | 忏悔的背后是论辩与抗争    |
| 98  | 一、把灵魂端出来       |
| 104 | 二、美丽的想象 浪漫的回忆  |
| 110 | 归真反璞           |
| 111 | 一、享受自我：审美的人生姿态 |
| 117 | 二、体验孤独：走向澄明之境  |
| 124 | 在卢梭的感召下        |

## 启蒙运动与文学

不了解 18 世纪法国波澜壮阔的启蒙运动，就不能理解那个时代诞生的文学，同样也就不能理解伏尔泰与卢梭。

17 世纪的法国是一个空前强盛的国家，封建专制制度发展到了顶峰。然而，到了 18 世纪以后，法国却面临着政治、经济、思想领域的全面危机。一方面是三个等级的严格划分使僧侣与贵族享有种种特权，上流社会奢侈糜烂，一方面是下层人民的无以为生、饥毙荒野；一方面是教会、政府的思想垄断，一方面是人们普遍的噤若寒蝉。监狱、流放、死刑的繁荣；一方面表现了统治者的高压政策，一方面也表现了他们的色厉内荏。种种迹象表明，法国的封建专制制度已走到了它的尽头。

正是在这样一个背景之下，启蒙运动拉开了轰轰烈烈的序幕。而启蒙运动的主体——那些伟大的、杰出的人物，他们从哥白尼、开普勒、伽利略、牛顿等人的自然科学成就中吸取了丰富的营养，同时又继承了文艺复兴时期的优秀文化遗产，并

进一步从蒙田、笛卡尔、洛克等英法哲学家那里补充了新鲜的养料，从而提出了清除旧的意识形态、建立新政权新秩序的社会政治主张。他们崇尚理性、倡导科学、呼吸民主、寻求自由，他们批判信仰、谴责蒙昧、砸烂神权、反对迷信。因此，启蒙运动的大旗上始终书写的是“平等、自由、博爱、人权”的口号，启蒙运动的交响乐中始终回荡的是“民主与科学”的旋律。由于启蒙运动，终于导致了1789年的法国资产阶级大革命。

现在看来，文学运动其实只是启蒙运动的一个副产品。因为那个伟大的时代要求那些巨人们的所有思想都服从于启蒙这一主题，毋宁说那些巨人的哲学、美学、社会政治、文学等等主张与实践都鲜明地打上了启蒙的印记，而文学则是这曲恢宏的交响乐中的一个声部。

而且，那些在启蒙时代操作文学的人，他们往往也不是一个单纯的文学家。启蒙的任务与目的要求他们在自己的一生中扮演多种角色，进行多种思考，而在所有的这些思考中，文学往往又不是他们首先的选择。于是，文学领域成了他们哲学观点、社会政治学说具体演练的战场。

恩格斯指出：“在法国为行将到来的革命启发过人们头脑的那些伟大人物，本身都是非常革命的。他们不承认任何外界的权威，不管这种权威是什么样的。宗教、自然观、社会、国家制度，一切都受到了最无情的批判；一切都必须在理性的法庭面前为自己的存在作辩护或者放弃存在的权利。”

所以，是不是在他们那一大堆封号之前还应当首先冠之于他们一个“革命家”的称号呢？

本书将要谈到的这两位文学家就是这样一种人物。伏尔泰

与卢梭，前者是一位诗人、历史学家、最出色的哲学小说家、戏剧家、哲学家和数学家；后者是一位政治思想家、作曲家、教育家、优秀的小说家和卓越的散文作家。

除此之外，他们还各有一个伟大的称号：伏尔泰被誉为启蒙运动的领袖与导师，卢梭则被赞为启蒙运动中激进的民主主义战士。



## 伏尔泰：愤怒的学者矛盾的人

亨利·托马斯在他那本《大哲学家生活传记》里是这样描述伏尔泰的：

他的一生充满了矛盾。他藐视人类但又热烈地爱着他们。他讥讽教士但又把他的一部著作题献给教皇。他嘲笑王亲贵族但又接受了菲特烈大帝的馈赠。他痛恨偏见但又对犹太人抱有偏见。他讥笑财富的虚夸，但又获得一大笔财产（不都是用正当的手段）。他不信仰上帝，但一生都在努力寻找上帝。他不尊重宗教但又创立了一个新的笑的宗教。他在发怒时像老虎一样残忍，但当他的同情心被唤起时，特别是见到不公正的事情，他总是把自己的利益放在一边，担负起帮助弱者反抗强暴这种危险的责任。

这就是伏尔泰。他的矛盾不仅泛泛地表现在他的生活、思想、行为中，而且也更为具体地表现在他的哲学观、宗教观、美学观和文学主张中。现在，让我们先从他的生活经历谈起。

## 一、笑和让别人笑

伏尔泰（1694—1778）是一个爱开玩笑的人，可以说，他的生活就是以一個玩笑开始的。1694年11月21日，当他降生的时候，由于他的羸弱和瘦小，许多人预言他活不过四天，然而他与他们开了一个玩笑：扎扎实实地活了84年。

伏尔泰出生在一个富裕的资产阶级家庭里。他的父亲是一名公证人，又是一位让森派信徒。让森派作为天主教中的一个新教派别，本身就是一个矛盾。他们反对国教的繁琐教义，主张个人独立研究和解决《圣经》。和英国的清教徒一样，他们鄙视尘世的幸福，宣扬来世的教条。

童年的伏尔泰就是生活在这们一个环境里的。很小的时候他就失去了母亲，父亲强加给他的抽象的神秘主义学说并不能使他提起丝毫兴趣。相反，倒是使他滋生了一种反叛具体现实的渴望，他十分憎恨让森派学说。

伏尔泰自幼天资聪颖，活泼好动，喜欢观察周围的事物，谛听别人的交谈。但是，当他在耶稣会举办的贵族学校路易中学读书时，却从不用功，而只是对看闲书感兴趣。他不仅对法国文学史和近代史兴趣颇浓，而且对伊壁鸠鲁的自由思想十分推崇。从那些开始，他便开始写诗，并且很快便小有名气。

倒是伏尔泰也确实不值得在那样的学校里用功。他后来极其严厉地指责了那所学校，因为那所学校什么也没有教给他：

“我甚至对自己的祖国也不熟悉。我既不知道我国的基本法律，也不知道她所需要的是什么。我对数学和正确的哲学都毫无所知。我所知道的只是拉丁语和愚蠢。”

然而，那时的伏尔泰是没法自由选择自己喜欢的事情的。当他结束中学时代那种枯燥、乏味的生活下决心要当一名作家时，他的父亲勃然大怒了：“文学的职业除了饿死别无他用。”这就是伏尔泰的父亲对文学的理解。在父亲的威严面前，伏尔泰屈服了，他被送进了一所法科学校。

因为事与愿违，伏尔泰自然不可能去专心致志地研读法律，而是与一帮上流社会的贵族子弟打得火热。在那样一个圈子里，伏尔泰是一个很受欢迎的人。他谈吐锋利、出语俏皮、冷嘲热讽的本领初见端倪。“笑和让别人笑”是伏尔泰早年信奉的生活格言，其实也是他个性的一种体现。可以说，笑，贯穿了他整个的一生。如果说他早年的笑和让别人笑更多的是一种玩笑，那么，随着他思想的成熟，这笑则变成了一种尖刻、犀利的嘲笑。任何虚荣和伪善都会在这种笑中解体，任何达官显宦听到了伏尔泰的笑声都不免胆战心惊。

然而，伏尔泰的笑声随着他的第一次入狱消失了。由于他写了一首讽刺摄政王的小诗，他于1717年被送进了巴士底狱。在狱中，他完成了第一个悲剧《俄狄浦斯王》和史诗《亨利亚特》。持续11个月的监禁之后是接着的流放。在此期间，《俄狄浦斯王》在法兰西剧院上演，大获成功，连演45场，盛况空前。摄政王因此赦免了他，还十分赏识他的戏剧才能。为了对摄政王表示感激，他写了一首诗，名字就叫《巴士底狱》，诗中非但没有发泄一点怨恨，反而认为坐牢与流放只是一场误会。摄政王读罢此诗心中大喜，于是决定接见他。伏尔泰在受

宠若惊之际，把自己的姓氏改成了现在的这个样子。他的真名叫弗朗索瓦·玛丽·阿鲁埃。

改了名字之后，伏尔泰就获得新生了吗？好像是的。从大量的资料中可以看出，起码在他第二次入狱之前，伏尔泰过了几年春风得意的生活。他频繁地进入上流社会，博得了一些贵妇人的青睐；他利用他的社会关系经营商业，积攒了大量的钱财。当然，最主要的还是他全身心地投入到了戏剧创作中。有了《俄狄浦斯王》的成功，伏尔泰又写了一系列悲剧，但不幸的是上演时反应平平。伏尔泰大病一场之后转写喜剧，至此，他似乎才找到了自己的感觉，他的讽刺幽默的本领也有了一个施展的机会。就是在这个时候，他写了《冒失鬼》等一系列有名的喜剧作品。

正当伏尔泰沉浸在名声、荣誉、财富等等理所当然的激动中的时候，巴士底狱再度向他招手了。起因是他与一位贵族发生冲突，却遭到了这位贵族指使的人的毒打，之后又以“叛逆的言论和危害治安的行为”被投进了监狱，紧接着出狱的是流放。封建专制制度的法律开了伏尔泰一个玩笑，而伏尔泰从他的切身经验中也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在封建专制的政体下，除非是达官显宦，个人的地位和人生安全是没法保障的。或许就是从那时开始，伏尔泰才坚定了与封建专制斗争的决心。

流亡期间，伏尔泰去了英国，在这个“自由之岛”上，到处呼吸着自由的空气，伏尔泰不由得神清气爽。他努力学习英语，经常出入剧院，广泛接触朋友，研读英国文学。对莎士比亚，他提出自己独特的看法。他认为莎翁是一个颇具天才的野蛮人——矛盾又出现了。

对于伏尔泰来说，英国之行的收获是巨大的。在《英国通

信》（后来改为《哲学通信》）中，他详尽地考察了英国的制度、社会状况、农民的生活、自由的程度，并与法国作了全面的比较。对比的结果使他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在这个国家，可以自由地使用自己的头脑，不必为恐惧什么而卑躬屈膝。”

尽管伏尔泰对英国推崇备至，但是当取消了他的流放、允许他返回巴黎时，他仍然感到非常愉快。然而，回到巴黎并不意味着他安定生活的开始。1734年，由于《哲学通信》的秘密出版，他又一次面临着被捕入狱的危险：巴黎最高法院没收了书铺的全部存书，并把它们在法院大厦的台阶上当众撕毁焚烧，同时，也对作者发出了传票。当巴士底狱又一次敞开它的怀抱时，伏尔泰不敢怠慢了，他摆脱了警察的逮捕，逃到了当时不属于法国管辖的洛林，投入到了他情妇的怀抱。

伏尔泰的情妇是夏德莱侯爵夫人。夏德莱不是一个普通的女人，而是当时法国最有学问、超群出众的女性之一。她身材修长、威严庄重，大部分时间里，她呆在书房里探索化学、物理学、哲学和数学的秘密。有时候，她用望远镜整晚整晚地观察天体，得空便翻译牛顿的《原理》和弗吉尔的《埃内伊德》。在这样一个仪表与心灵都超凡脱俗的女性身边，伏尔泰不但品尝了生活的温馨、爱情的甜美，而且还利用这极为珍贵的时间进行大量的文学创作和理论研究。

在这里，伏尔泰开始了哲理小说的创作，《如此世界》、《查第格》、《小大人》、《梅农》就是在这时候写出的。在这里，他还创作了长诗《奥尔良的处女》和大量的戏剧作品如《恺撒之死》等等。也是在这里，他完成了心中酝酿已久的《路易十四时代》和《风俗论》两部历史著作。还是在这里，他完成了重要的哲学和科学专著《形而上学异论》和《牛顿哲学原理》。

1749年，夏德莱夫人去世了。伏尔泰挥泪告别了他隐居16年的生活和安宁平静的日子。此后，为了寻找一个安全的藏身之处，他又一次怀着矛盾的心情投奔到了普鲁士国王菲特烈二世的门下。但是，当他意识到这位国王等到把桔子挤干就要扔掉桔皮的时候，为了“把桔子皮抢救出来”，他慌慌张张地逃离了普鲁士。

1755年，里斯本发生了大地震，九分钟之内，葡萄牙的首都从欧洲的地图上被抹去了。30000人当场死去，伤者不计其数。

面对夏德莱夫人的死，面对这场空前的浩劫，伏尔泰不笑了。个人的痛苦、人类的命运使他具有了打量世界的全新眼光。他夜不能寐，一口气写下了一首长长的哲理诗——《里斯本的灾难》，诗中说：

在过去的岁月里，我狂欢痛饮，  
在美妙的诗中歌唱幸福升平。  
光阴流逝，命运教育了我的心灵。  
使它分担着人类共同的痛苦。

他在离法国边境不远的瑞士的菲尔奈买下了一座庄园，在痛苦中精力充沛地投入到了讨伐人类痛苦的战斗之中。

就在这个时候，发生了著名的“卡拉事件”。新教徒卡拉的儿子因债务缠身自杀身亡，教会却诬陷卡拉为了阻止其子信奉天主教而把他杀死。在一不调查二不取证的情况下，法院判处了卡拉车裂的极刑。伏尔泰闻听此事愤怒万分，他收容了无辜的卡拉一家，并亲自调查、搜集证据，写上诉状，出小册

子。迫于舆论压力，枢密院下令重查此案，卡拉及其一家终于得到昭雪。

卡拉事件使本来就声名赫赫的伏尔泰更加名声远扬了。在菲尔奈期间，他不但为其他遭到教会迫害的人奔走呼号，愤怒谴责教会的罪恶行径，而且以更加旺盛的斗志投入到了创作之中。他先后为《百科全书》撰写了 613 条辞目，并于 1776 年汇编成册，以《哲学辞典》公开发表。除此之外，他还一直与欧洲各国的各阶层人士频繁通信，利用这种方式讨论各种社会问题，宣扬他的反专制反教会的启蒙思想。据统计，仅保存下来的伏尔泰信件就有 10000 多封，和他通信的达 700 人之多。他的名字响彻欧洲上空，不少社会名流纷纷慕名来菲尔奈求见，菲尔奈成了欧洲舆论的中心。正因为如此，当时的进步人士尊称伏尔泰为“菲尔奈教长”。

1778 年 2 月，84 岁高龄的伏尔泰回到了他阔别 28 年的巴黎。消息一传开，全城为之轰动。一些闻名未谋面的年青人欣喜若狂，纷纷涌到了他的下榻处。周围的街道因此被挤得水泄不通。由于激动，加之尿毒症发作，伏尔泰回到巴黎不久就病倒了。在他生命的最后日子里，他仍坚持口述了最后一部诗体悲剧《伊雷娜》，演出时，反应强烈，连王后也前去观赏了。伏尔泰也拖着病体临场领略了这最后的荣誉和幸福。

当他躺到灵床上时，一位神甫悄悄溜进了他的病房。想给他做临终忏悔。于是，伏尔泰故意问道：

“谁派您到这里来的，先生？”

“啊，是上帝，伏尔泰先生。”神甫回答说。

“是吗？那么您能给我出示上帝的诏书吗？”

这是伏尔泰式的讽刺、嘲笑，也是他最后的嘲笑。

1778年5月30日，活了四分之三个世纪的伏尔泰与世长辞了。他矛盾一辈子也笑了一辈子。可不可以说，正是因为他笑，他才没有在那个阴郁、压抑的世界里发疯，正是因为他的矛盾，他才变得更加深刻了呢？

## 二、诗人哲学家

作为法国启蒙运动的领袖和导师，伏尔泰一生活的领域十分广泛，思考的问题相当繁多，留给后人的著述非常丰富。启蒙时期的法国著名剧作家博马舍曾经编辑出版的第一套伏尔泰全集，就有70卷之多。

伏尔泰是一名哲学家，但同时也是位诗人。由于启蒙的目的就是为以后的革命扫清意识形态领域里的障碍，所以无论在当时的理论写作还是文学创作中，普遍流行着一种简洁、明快、适用的文风。因此理论的研究少的是学究气，多的是鼓动性和战斗性。从伏尔泰的理论著作中，我们也可以发现这样一种鲜明的特点；又由于伏尔泰本人的那种独特的诗人气质和激情——他不但是以一个诗人的眼光来打量这个社会、这个世界，而且也主要是以一种诗人的思维方式和表达方式来阐释这个世界的，所以，在他的哲学思想和社会政治思想中，充满了一种诗人的敏锐和机智，而欠缺的恰恰是完整的、系统的体系。英国哲学家罗素在他那本著名的《西方哲学史》中，把从古到今的大大小的哲学家都罗列到了，却惟独没有给伏尔泰一个席位，这或许不是偶然的。

伏尔泰仅仅是一个诗人哲学家，但这并没有影响他成为启蒙时期思想界的泰斗。他的哲学、社会政治思想主要表现在这



样几部著作中：《哲学通信》、《论信仰自由》、《论人》、《形而上学导论》和《哲学辞典》。

如前所述，伏尔泰的哲学思想没有自己的体系，同时也没有自己的独创。由于他追随牛顿和洛克，所以他是一个唯物主义者，尽管并不怎么彻底。但是他的哲学思想却又始终没有超越他的老师。

作为一个唯物主义者，伏尔泰承认外在世界的客观性。他认为这是不言自明的道理。由于当时一些唯心主义哲学家怀疑外在对象的客观存在，所以伏尔泰举了一些简单的例子予以驳斥。他指出，如果没有外界对象，如果人的想象力造成一切，为什么人在碰到火的时候被烧痛，而梦中以为碰到火的时候并不被烧痛？就人们的彼此关系而言，如果否认物体的客观性，不承认有一个社会和有一些对象在我们之外，那么就谈不到人们之间的任何交往，我在与这些怀疑论者先生们讨论问题之前，首先必须拒绝承认这些先生们存在。所以，这显然是荒谬的。伏尔泰进一步指出，不管我下多大功夫去怀疑，我还是相信物体的存在，太过于相信若干几何学真理。因为尽管我无法对我有一个父亲和一个母亲作出几何学上的证明，但我决不会怀疑双亲的客观存在。

这里值得一提的是伏尔泰哲学思想的一个重要的内容——关于上帝的问题。

伏尔泰有一句名言：“即使没有上帝，也应该创造一个。”或许许多人会对他的这句话感到迷惑，为什么伏尔泰是天主教会不可调和的敌人而他自己却又说要创造一个上帝呢？其实，他所说的上帝与天主教会的那个上帝并不是一回事。伏尔泰反对任何具体形式的宗教，但是他认为“信仰一个最高实体”是